# 石園文集

石園文集卷二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詩

鄮西竹枝詞五十首李杲堂先生作鄮東竹枝詞余易以鄮西

浙江東渡是寧波人物繇來此地多欲識吾鄉風俗好請君細聽竹枝歌

霸越平吳范與文五湖一去竟忘君何如同逐鴟夷浪千古忠臣自屬鄞

大夫種姓文鄞人見戰國策高誘註浙江潮前推

者爲伍大夫後須者爲文大夫見越絕書

黃公避世隱江鄉遺廟何年塑女郞卻笑英雄安漢鼎

鬚眉換得女人妝

虞翻會稽典錄鄞大理黃公之高隱卽四皓中之

一所居名黃公林舊有廟祀後訛爲黃姑林易以

女像

賀監歸來鬢已星鑑湖風月幾番更滿朝猶詫休官蚤

堪歎當年仕宦情

城西南六十里地名高尙宅卽賀祕監知章所居

先賢在昔半躬耕樂道何須身後名國史但傳四君子
明山尙有五先生
宋淳熙時鄞袁正獻燮慈谿楊文元簡定海沈端
獻煥奉化舒文靖璘並受學金谿陸文安九淵宋
史有傳前此慶曆時有鄉先生杜醇樓郁王致王
說楊適五人咸躬耕樂道時稱慶曆五先生淳熙
四君子
袁公釋褐即捐生宋史高題忠義名媿殺忠臣趙制使
背君賣友竟何成

袁公鏞宋末舉進士里居值臨安陷元將遣十八騎偵探至鄞公密約制置使宗室趙孟傳禦之孟傳屬公先往公慷慨奮前詰責之爲所執孟傳遂舉城降公抗聲大罵不屈竟遇害

人物楊家稱最奇一時諸老出同時村前流水澄千丈想見羣公冰雪姿

城西南三十里地名千丈鏡楊氏聚族而居明成弘閒吏部侍郎文懿公守陳暨弟南京吏部尚書守阯從弟工部尚書守隨廣西布政使守隅子刑

部侍郎茂元四川按察使茂仁相繼登朝並有名

德

張家潭水帶長渠萬頃煙波繞屋廬莫道鄉閭無俊物

此中曾出兩尙書

城西二十里曰張家潭明嘉靖時張文定公邦奇爲南京兵部尙書越十載族父東沙先生時徹繼之並有聲于時

昔年曾向華胡過水闊山低幽賞多自有石窗兼百藥

山增巖岫水增波

城西三十里有地名華胡以華氏胡氏皆聚族於
斯也明時華太僕石窗胡布衣百藥並有詩名

湖田官稅倍民田恨事流傳五百年仕宦滿朝誰念此
叩閽端賴布衣賢

自罌脰湖廢爲田重賦累民明正德時儒士楊允
恭進章叩閽得稍減至今有楊儒士廟

終宵曲就絹鐙花異事人傳高永嘉還有風流櫟社長
直教老手奪琵琶

元末永嘉高明流寓鄞之櫟社嘗撰琵琶記一夕

而成兩炬之光忽焉交合里人異之因名爲交光

樓明嘉靖時沈山人嘉則居此盛有詩名自署爲

櫟社長

大雷山上隱仙真皮陸當年倡和頻自得汪家賢父子

茲山不屬謝遺塵

唐末謝遺塵隱居大雷以四明九題寄陸魯望皮

襲美兩公因爲賦之今所傳四明九詠爲遺塵而

作也明嘉靖時汪中丞玉及其子坦孫禮約三世

居此並有名跡

高宗航海駐鄞邦曾把高橋作戰場卻恨元戎輕縱敵

復教兀朮返錢塘

城西二十里有高橋宋紹興時高宗避兀朮至鄞

曾大戰於此

湖開嬰脰匹東錢誰把長陂決作田恨殺宣和樓太守

屢教西土失豐年

鄞西有嬰脰湖東有東錢湖均爲一郡之利宋徽

宗時蔡京當國詔天下守令能增賦者得優擢鄞

人樓异言廢嬰脰湖爲田可益賦四萬石遂得以

館閣知鄉郡

樓公本意媚權臣遂使千秋遺迹湮何事還留豐惠廟

高牆大屋坐稱神

昇旣廢湖爲田鄞人恨之其子孫貴盛卽於田中

建豐惠廟至今猶存

宋室奸人骨一抔遊人唾罵幾時休但無長劍開荒冢

截取枯骸獻岳侯

王次翁墳在西郊海會寺側

遺恨金牌召岳軍致令南北遂平分若非王氏傳家錄

誰識奸謀由此人

次翁本濟南人從高宗南渡遂家於鄞官參知政事為秦檜心腹撤三大帥兵召岳武穆皆其謀也

詳見王氏傳家錄即次翁自撰

善政祠前巖壑幽一村佳趣此全收莫論奇績窮千古只說江山也最優

唐文宗時王元暐為鄮令建宅山堰百世利賴至今有善政侯祠

王令當年放木鵝身嘗三褉判江河只今啓閉誰相問

一任舟人偷閘過

王公旣築它山堰猶慮水無所洩因製三木鵝隨水放之卽其止處建三碶外爲江內爲河江河分隔迄今享其利

端公遺廟俯江流煙火千家祀事周漢室雲臺久寂寞獨留俎豆寄南州

城北有劉端公廟相傳祀漢將劉植卽雲臺功臣

之一

南郭巍然孝子祠千年古木更添姿東頭卽是慈親家

稍慰晨昏雨露思

東漢董孝子黯因鄰人殺其母欲報之而其人亦有母懷憤二十年俟鄰人母葬畢始爲報讎至今有董孝子祠東畔卽其母墓也

刺史祠前古木稠鳥啼蟬噪景逾幽千年唐社今何在不敵江鄉一郡侯

唐吳謙爲明州刺史有惠政民立廟祀之曰吳刺史廟

海國鯨波作水神行人競賽石將軍高皇航海還宣力

不獨陳橋第一勳

西郊外有石將軍廟凡客游者必祭賽相傳祀宋

初功臣石守信高宗避金人至鄞神嘗顯靈護駕

竟得航海無虞

葛翁廟前水不渾葛翁廟下虎皆馴仙人不管人閒事

何意栖栖戀一村

西南鄉有葛洪廟虎入其境便不傷人

四明山在鄞城西千古遙傳皮陸題豈若二黃親載筆

賦成直與此山齊

皮陸作四明九詠未嘗身履其地明末姚江黃梨洲晦木兩先生縱遊數月各有紀述始盡發此山之蘊

鄞江西去接它山百里長隄幾曲灣晴日放舟眞樂事遠峯無數點苔斑

光溪山水甲鄞州花竹禽魚事事幽閱盡西南行樂處無如此地日狂遊

天井山高不可攀龍藏五窟絕人寰鹿亭樊榭無多路定有仙人此往還

鄞西南天井山最高上有龍潭五居民但能登其半其上二潭人迹不可到

常喜乞山冷水菴一泓冰雪地中涵坐來六月渾忘夏不信人間暑氣炎

望去西山千萬重諸山箇箇欲稱雄不知品目誰高下還讓鄞城第一峯

鄞西多山其最高處名鄞城第一峯

西村資福古招提巖岫爲樓嶺作梯門外水波千澗落簷前山影萬峯齊

曾經西粤弔遺墳大槩高碑盡貴人後代不知幾甲第空留石馬對斜曛

白鶴岡頭望望春一般培塿水邊蹲平原何忽生高阜好與西山作子孫

白鶴望春二山各在田中突起

響巖千尺俯江流隔岸聲聞一樣酬莫向水邊輕弄舌定應仙子坐峯頭

響巖去乜山里許隔水十丈人語無不響答

嘗笑城西謝女王絕無佳勝足徜徉不知何故城中女

猶自來遊鬬豔妝
城西有謝女王廟三月三日士女競出遊
背郭茅庵字柳亭一叢竹木鬱青青若言啞語當年事
不信人間怪物生
南郭有柳亭庵祀維衞佛相傳宋時有啞女能知
未來事一旦無病而逝後有人見之云即維衞佛
庵即其埋骨處也
勝日尋幽出祖關風倚鳥意此中閒雖無花樹供芳蝶
幸有松拔當小山

城畔清池足芰荷游人多唱採蓮歌扁舟日落猶迴首

會有香風天外過

望春橋上望春波草綠蘋香鳧鴨多最是城西好風景

夕陽起處聽田歌

鄞俗繁華異昔年田家何事尚依然西郊九月迎鐙社

南郭中秋鬬畫船

黃姑祠下畫船新擊楫沿洄捷有神村戶盡包新糯粿

舟人但著短梢裩

往代光溪曾設州至今民物此中稠商人解弄三絃子

婦女能梳五鳳頭

唐初設鄞州其地在今光溪

歎息農家辛苦多四時不放一時過巳栽大麥連喬麥

更插晚禾接早禾

鄞俗由來不尚華布衣糲飯足生涯田家有子皆知學

仕族何人不績麻

天井山茶味自長它泉烹酌淡而香並論太白誰優劣

一任閒人肆抑揚

鄞泉以它山為上不減錫山二泉太白山在東鄉

亦產茶

小溪橘柚舊知名未入園林氣已馨象坎水梨建粤栗

一般佳味此為兄

小溪即光溪產橘象坎建粤並地名

最愛枝頭果實甘未經照眼口先饞不知仲夏移家去

臥向林邊手自探

仲夏地名產桃李

獨喜林村蠶事修一村婦女幾家休織成廣幅生絲絹

不數湖州濮院紬

明時鹽利大興今惟林村不廢
種穀無如種藥材南村沙土儘堪栽近來東郭蛟關閉
土產惟憑此地來
西南諸山堪種藥土人多享其利
兵馬城中比屋屯儂家近住郭西村濯纓尙有清流水
注酒還餘老瓦盆

石園文集卷二

# 石園文集卷三

清鄞 萬斯同

## 文

### 禘說一

鄭氏舊禘祫志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正月吉禘於莊公時慶父爲亂免喪速二年四月夏卽祫旣祫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

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
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閒有閏積二十一月
明月卽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文公之
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
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亦五年再
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
歸薨十三年平邱之會歸不及祫冬如晉十四年春歸
乃祫故十五年春始禘經云二月癸酉禘於武宮十八
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始禘於襄公也

先儒之論禘者多矣一人而持數說者惟鄭康成爲然其釋祭法禘黃帝禘嚳則謂祀昊天於圜丘其釋大傳始祖所自出則謂祀感生帝靈威仰其釋詩序長發大諦及禮儀喪服始祖所自出則皆謂祭天其釋王制春礿夏禘則謂夏殷之祭名其釋祭義春禘秋嘗則謂夏商禮周以禘爲殷祭其釋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則謂禘當爲禴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則謂三者皆禘大祭其釋詩序雝禘太祖則謂禘大祭大於四時小於祫一事而屢變其說將安所適從哉究其堅持之

論則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夫禘本祭太祖所
自出而以爲喪畢之祭一可異也魯本僭天子制卽禘
亦當於太廟而以爲羣廟通行之禮二可異也五年再
殷祭雖本之公羊然彼爲大祫言而鄭爲一祫一禘三
可異也歷考經傳絕無新君二年祫三年禘之文鄭皆
憑臆立論四可異也鄭旣爲此無稽之言又著魯禘祫
志益爲可異彼見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
廟遂妄意二公三年必有禘而指爲五年一禘之證旣

亥意三年有禘遂謂二年必有祫既亥意二年有祫遂謂六年必再祫既亥意六年有祫遂謂八年必再禘以求合乎五年再祭一祫一禘之文凡此謬論一無根據而彼持之不疑後人反本之以制禮不亦可異之甚哉

或曰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為大祫故鄭據為喪畢祫祀之證齊歸以昭十一年薨十三年喪終以有故未祫故知為十四年祫而左傳昭十五年適言禘於武公故知十四年祫十五年禘非無據也曰文二年大祫經傳有之是喪畢祫祭固禮之常未嘗言三年必禘也

何所據而謂祫後一年必有禘祭乎昭十五年之禘安知其致齊歸若果致齊歸則當禘於太廟否則當禘於襄公（齊歸襄公妾昭公母）傳明言禘武公則非致齊歸可知也安得妄相牽合為祫後行禘之證哉凡鄭氏解經固多鑿空妄說要未有如禘之甚者其妄解他經不過釋經之誤於朝端大政無與也若其所論禘則後王據以為典要自漢迄宋竟未有覺其謬者可勝歎哉故欲明禘之說必先知鄭氏之謬而後禘義可得而言也

禘說二

或曰三年喪終禘於太廟致新死者之主許叔重亦有是言不始於鄭氏也此必漢時爲春秋學者咸主是說故鄭氏因之而魏晉以後制禮者亦因之不然自漢迄宋千餘年名儒輩出何無一人敢易其說乎曰此誤解春秋之故也魯之行禘止在周公廟而孔子猶歎之則他廟固不可行也然此端一開後嗣子孫遂以爲已所宜用而其威儀之盛樂舞之繁鼎俎之陳籩豆之設實遠過於他祭魯君以爲非是不足薦我先人盡我孝思也故遇新主入廟即以行於太廟者行之其意特假此

以隆其先人初非以是爲正禮也但一人創之後人尤而效之亦遂以爲故事於是向行於太廟者後徧行於羣廟矣向行之爲殷祭者後行之爲喪畢之祭矣且更廣而推之卽非喪畢致主而亦用之矣如昭十五年禘武公定五年禘僖公之類益推而廣之卽非奉先祀廟而亦用之矣荀偃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禘樂幷用於燕饗其尤甚者併三桓之家亦以是爲美觀而僭用之矣昭二十五年禘襄公萬者二人其口萬於季氏是大夫家亦用禘此竇魯行諦之由夫豈先王之定制諸侯之達禮哉曰禘爲喪畢之祭則鄭氏禘祫志駁得深非之曰閔二年禘

於莊公文二年大事於太廟皆致新死者之主則大事即禘其禮行於二年而非三年也安得有二年祫三年禘六年再祫八年再禘之文哉凡志所言皆其意爲測度而非眞有事實也且祭法言四代之禘明舉黃帝帝嚳國語載展禽之言亦然則大傳小記爲始祖所自出者卽此二帝無疑奈何舍明白可據之經傳反援魯邦亂常之事爲周世不刊之典哉曰魯羣廟所行之禘旣非大傳小記所言之禘聖人何爲以禘名之曰是禮也魯相傳已久聖人不得不因之若夫所書二禘一爲閔

公喪未終而急行吉事一爲哀姜沒九年而始爲致主故書以示譏意不在禘之是非也至於魯禘非禮周公其衰之歎已明著於禮運鄭氏豈不知之而反據此爲典要不亦無識之甚哉曰魯兼周禮他邦宗之其所行必先王舊典安得不據之曰果先王之舊典則行禘必有一定之時月今考之經傳或在五月閔二年或在八月僖八年或在二月定八年初無一定之時必非先王舊典可知也即如鄭說二年喪畢而祫明年春禘則禘當常在春月胡爲錯行於四時哉鄭於行禘之月尚未詳考而

堅執三年春禘之說多見其闇於讖而疏於經術矣

禘說三

鄭氏既著魯禘祫志又著周禘祫志謂先公之遷主祭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穆則祭於文王廟昭則祭於武王廟廟各一日而不及未遷之主夫不知禘爲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祭后稷以下其謬已甚而又分爲三廟閒以三日此何禮哉夫禘之爲義本以審諦昭穆故既追太祖所自出又并已遷未遷之主而合享一廟中以見聯屬昭穆之意此爾雅所以謂之大祭而孔子亦有

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之說也若上不及大祖之先人下不及未遷之鬻主安得爲祭之大而安得爲仁昭穆哉鄭旣以禘止享遷廟之主遂妄爲之說曰祫備五齊三酒禘止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夫宗廟之祭無有大於禘者故諸多與郊並言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郊禘不過繭栗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古人之言禘如此鄭必欲反之以合已祫大禘小之說庸可信哉卽就其魯禘志與周禘志並觀之而其說益窮鄭明言魯王禮也周禮推此

可知則當悉與魯禘合而何其說之不然也魯則爲喪畢祫後之祭周則但爲合享毀廟之祭其不合者一魯則言禘於羣廟周則但禘於文武后稷廟其不合者二魯則援禘於莊公禘於襄公爲證皆未毀之廟周則但祀先公先王之遷主皆已毀之廟其不合者三胸無定識而強欲立說以垂後後之人又惑於其說而悉本之以定禮皆不可解也王子雍最號達禮其釋經盡與鄭氏反獨於禘但言禘大祫小亦爲喪畢之祭何不取大傳小記之文一詳繹之哉

# 禘說四

禘之爲義不獨鄭氏持數說卽諸儒亦未有歸一之論謂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禘小於祫者韓嬰也謂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者劉歆賈逵也謂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所及有遠近者馬融袁準也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也謂三年喪終禘於太廟致新死之主者許愼杜預也謂祫有十二獻禘止八獻者賈公彥也衆說雖多究未有言始祖所自出者不知是說也不獨大傳言之喪服小記亦言之不獨小記言之

儀禮喪服傳亦言之經傳如此而後人猶不從其說何
哉意以三書所言皆爲祭天也夫祭法舉四代之祭禘
郊並言郊旣祭天矣禘安得復祭天鄭以南郊圜丘分
爲二祭也其註祭法曰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
南郊曰郊夫上帝卽昊天之神南郊卽圜丘之地安得
而二之旣分天帝爲二又妄解大傳不王不禘謂祀感
生帝於南郊若是則圜丘之祭旣謂之禘南郊之祭復
謂之禘幷已南郊曰郊之說亦不復顧矣更可異者其
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謂皆禘祭因創爲三禘之說

是祭地亦謂之禘矣其妄誕不經一至於此而後人猶
尊信之何哉西漢韋玄成等引大傳文謂祭天以其祖
配則以禘爲祭天固不始於鄭氏要未有歧昊天於上
帝又混上帝於南郊支離穿鑿如鄭氏之甚者諸儒不
明追遠報本之義謂祖所自出必在於天故其釋禘也
皆不引大傳小記之文又見諸書言禘皆祭宗廟因別
立異義或以爲祫大禘小或以爲禘大祫小或以爲止
祭毁廟或以爲幷祭親廟紛紛之説總由誤解大傳小
記爲祭天也其指爲喪畢之祭者則固因春秋所書皆

致新死者於廟遂妄生臆度牽合於五年再殷祭之文不知先聖所書乃衰世變禮特書以示譏可反據爲正禮哉

## 禘說五

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創於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之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於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盛事也顧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實與大祫無以異所異者特禘以四月祫以十月耳夫禘以報本

追遠故不特上祀始祖而幷及始祖所自出如虞夏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帝嚳卽其人也自西漢韋玄成輩誤以所自出爲祀天又舉公羊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一祫一禘以故張純因之而東漢之禘上及高帝而止自時厥後禘之名雖存禘之實久亡矣其後鄭康成出堅持祭天之說牢不可破別解春秋之書禘者以爲三年喪畢之祭而魏晉之世遵用之迄於趙宋歷千餘年十有四代而終莫能破其說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唐周宋凡十四代所紛爭而莫決者不過歲月之疏數耳乃主鄭氏之說者

謂前三後二禘四十二月而祫祫一十八月而禘主徐邈之說者謂前二後三禘三十月而祫祫三十月而禘紛紛藉藉各持一說以求合乎五年再殷祭之文而昧追遠報本之義此與兒童之見何殊蓋自鄭氏解經凡大傳小記祭法中庸儀禮詩序國語論語所言禘者盡指為祀天其王制祭義祭統所言者則指為夏商時祭獨春秋所書二禘不可解為祀天乃別為三年喪畢之說以疑誤後人而其書盡頒於學官學者童而習之皓首而莫悟其非乃至廟堂制禮亦遵之而不敢變豈不

深可歎息哉鄭氏既以禮之言禘爲祭天至明堂位明
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下備陳天子之盛
儀而祭統亦言賜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
鄭知此不可言祭天乃不敢措一語而止以禘爲大祭
嗚呼先王報本追遠之大典爲傳註所汨沒而不得申
明於後世如鄭氏者豈非先王之罪人哉

禘說六

禘之義莫明於大傳其言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太祖以下七廟其常

制也猶以爲未足盡追遠之意故上追始祖所自出而時盛其禮以祭之是禮也虞夏商周之所同百王之所宜取法焉者也乃漢魏以來惑於諸儒之傳註雖行其禮而殊失其意獨唐趙匡知之其釋春秋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其卓然之傑識獨不泥於傳註而有以得先王制禮之深心豈不賢哉顧其言禘所自出是也言不兼羣廟之主則非也大傳既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卽繼之曰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由是觀之大夫士分卑祖考而外止得及其高祖諸侯分尊高曾祖考而外更得及其太祖天子分尤尊太祖與三昭三穆而外并得及太祖所自出曰及則親廟在其中豈有諸侯大夫士得合祭其祖宗而天子反不合羣廟者哉況大夫士曰干祫祫者合祭之謂也則諸侯亦合祭可知諸侯合祭則天子亦合祭可知特天子名為禘諸侯以下不得名為禘耳觀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也而其中歷敘玄王相土成湯武丁非羣廟合祭之證乎公羊傳

曰大事若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於太祖其所謂大祫即大禘也猶閔二年禘
莊公之意故杜預亦以大事爲禘然則謂禘不兼羣廟
之主庸可乎昔程子嘗言之矣謂天子曰禘諸侯曰祫
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
餘皆合食於前是最得禮之意者故陳用之胡明仲亦
主此說而尤善於黃楚望之言謂周禘帝嚳帝嚳無廟
不可闕其享故五年一禘后稷孪有廟無廟之主而其
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

祖功德爲尤盛也至哉言乎其先王制禘之精意乎漢人釋禘爲諦爲審諦昭穆儻不兼羣廟安得有昭穆且孔子何以言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哉漢魏迄宋其禘祭悉兼羣廟固合先王之制特不追所自出失制禮之本意耳然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善乎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豈不超出漢唐諸帝之上乎此又後世帝王不可不知者也

# 禘說七

或曰禘既合祀羣廟矣公羊傳所言大祫何以亦謂之禘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無二祭也此其說亦即於大傳見之其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繼之以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繹其文義總言合祭之事特以分有崇卑故名有異同天子則審諦所自出故謂之禘諸侯則不得諦所自出故不謂之禘其禮總皆合祭特在天子名爲禘亦可名爲祫在諸侯止

名爲祫不得名爲禘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也歷考諸書言禘者凡二十九而言祫者不數見祭法祭統祭義王制大傳小記雜記明堂位學記郊特牲禮運仲尼燕居中庸詩序譜長發春秋閔二年僖八年左傳僖三十三年襄十年十六年昭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爾雅及國語五條凡二十九豈非禘之外別無所謂祫乎儻大禘之外更有一大祫之祭加於時祭之上必當數見於經傳今細考之惟曾子問王制大傳及公羊傳曾言之耳其餘未嘗言及也然曾子問言祀迎四廟之主則是時祭之祫非大祫也王制明言祫禘祫嘗祫烝其非大祫不待言大傳所言干祫此諸侯以下合祭

之名猶之天子之禘故諸侯時祭之外別有祫祭以祀已毀未毀之主天子則時祭之外止有禘祭上以追始祖之先人下以及已祧之羣主止此一祭而已非大禘之外更有大祫之祭也公羊所云大祫在文之二年爲躋僖公正如閔之二年禘於莊公也此皆喪畢致新主之祭即大禘無疑公羊不言禘而言祫者禘祫一祭兩名謂之禘可謂之祫亦可然其意爲下合羣廟主發言故不言禘而言祫也後人論禮不過取徵於經傳於大禘之外未嘗更有大祫何後人之紛紛妄議哉總由不

明大傳之意而以禘所自出爲祭天又不明天子之禘與諸侯大夫士之祫皆合祭祖宗之名而析其義爲二是以致此紛紛耳馬端臨曰大傳所言止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祫可及高祖蓋其是合祭祖宗而以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斯言得之矣

## 禘說八

禘祭之卽祫祭也予既徵之大傳矣然其說先儒已言

之特後人惑於傳註判爲兩祭耳禘祫一祭兩名禮無

差降非劉歆賈逵之言乎歆西漢人逵亦在鄭氏前則

禘祫之非兩祭漢儒固言之矣孔穎達最尊信鄭氏者

其釋王制亦言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

集羣祖謂之祫則禘祫非兩祭唐人又言之矣伊川程

氏言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則天子之禘猶

之諸侯之祫禘祫之非兩祭宋人亦言之矣此猶後人

之論也不徵之春秋傳乎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以

爲大祫杜元凱以爲禘豈非禘卽祫祫卽禘之證乎所

以稱禘為祫者蓋禘既追所自出又合毀廟未毀之主而祭之有大祫昭穆之義故可謂之禘亦可謂之祫然禘乃正名祫但取合食之意故諸書多言禘而不言祫非禘祭之外更有祫祭也明甚再攷之春秋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莊公之配哀姜也既致哀姜必祀莊公則莊公固合食於太廟矣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曰躋則僖公閔公固合食於太廟矣即此二條觀之禘為合祭可知禘既合祭則稱之為祫亦何不可自緯書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文遂判然分為兩

祭漢世君臣篤信不疑故韋玄成有一祫一禘之論而張純直以緯書爲古禮至馬融鄭玄王肅諸人悉祖述之而不敢異雖有劉歆賈逵之說終不勝異論之多是以漢魏以下禘祫並行彼以爲先王之正禮不知實緯書之邪說也嗚呼古禮不明傳註淆亂釋經者非緯書不談制禮者非緯書不信是則三代而後但有緯而無經也夫禘本大祭也而反以爲小祫卽禘祭也而反以爲大總不知禘祫之爲一祭耳如其知之又何紛紛聚訟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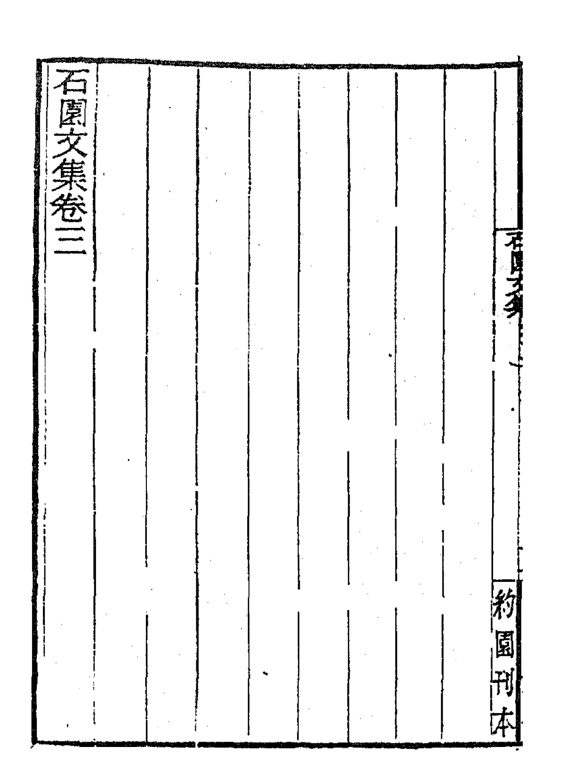
予既爲禘說或詰之曰子於禮專排漢儒力主宋儒之說豈漢儒之在先者反不足信乎曰大傳小記言禘所自出漢儒悉解爲祀天此可信乎以禘所自出爲祀天因幷祭法儀禮詩序國語之言禘者悉解爲祀天此可信乎諸書所言皆祀天矣獨春秋所書不可解爲祀天因別解爲喪畢祫後之祭此可信乎閱五六百年至唐趙匡而始覺其誤不可謂唐人之識不優於漢人也然趙氏謂不兼羣廟至宋程子而更正其非不可謂宋人之識不優於唐人也藉使漢儒

所言悉本經傳後人安敢抵牾彼非但誤解禮文亦

且鑿空妄說不有唐宋諸儒安能使先王令典復明

於後世哉予於先儒特從其善者而已何排抑漢儒

之有



石園文集卷三



約園刊本

# 石園文集卷四

## 文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 卦變考

訟䷅剛來而得中

蜀才曰此本遯卦二進居三三降居二○虞翻曰遯之三之二也○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王宗傳曰坎之九二實自乾來○趙汝楳曰訟自遯來六二往爲六三九三來爲九二

○吳澄曰卦自遯變九二之剛自三來二○朱升曰訟自遯變剛自三來二○來知德曰需訟相綜需上卦之坎來居訟之下卦得中○楊時喬曰訟以需變九五來爲九二○郝敬曰二剛自需來爲主得中○羅倫曰剛自遯變○劉子曰剛來得中謂上卦乾體坎得其中畫也凡言卦變者倣此

泰䷊小往大來

蜀才曰此本乾卦○程子不言變○朱子曰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胡庭芳曰泰自否來三陰往外

三陽往內○楊時喬曰泰自否變三柔往上三剛來下

否䷋大往小來

蜀才曰此本坤卦○程子不言變○朱子曰自漸卦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楊時喬曰否自泰變三剛往上三柔來下

隨䷐剛來而下柔

程子曰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朱子曰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郭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

六來往成震兌而有隨○王宗傳曰初九一陽震之主也乾一索乎坤而得震則初九之剛實在二陰之下○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吳澄曰一剛自上來初下於二柔而柔隨之自否變○朱升曰隨自否變剛自上卦來初下於二三之柔○熊過曰剛柔震剛而兌柔也不言變○俞琰曰隨自蠱變○來知德曰蠱下卦是巽柔今下剛化震來居其下○楊時喬曰隨自蠱變上九剛來初初六柔往上○羅倫曰隨自否變○劉子曰震以一陽下二陰兌以二陽下一陰皆剛來下柔之義

蠱䷑剛上而柔下

荀九家曰蠱自泰來○程子曰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朱子曰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旣濟來者兼之○郭雍曰蠱自泰來剛上而柔下○趙汝楳曰蠱自泰變○朱升曰蠱自泰變剛自初上上柔自上下初○來知德曰隨初震之剛上而爲艮上兌之柔下而爲巽○楊時喬曰蠱自隨變上柔來初二剛往上○羅倫曰卦自泰變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郭忠孝曰噬嗑自否來釋剛柔分。朱震曰噬嗑自否來。石介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剛上柔下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九二爲剛體本在上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六五爲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爲上行。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吳澄曰否初五相易。朱升曰卦自否變柔自初上行至五。熊過曰得中上行對賁言之簡輔爲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來知德曰賁下

卦離之柔得中上行居於上卦○楊時喬曰自賁六二往而上行至五○羅倫曰卦自否變

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程子曰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朱子曰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旣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朱震曰賁自泰來○郭雍曰賁自泰來○王宗傳曰六二之柔來文初三之剛離本乾體坤再索於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非坤之上六來居

二位也分上九之剛上文四五之柔艮本坤體乾三索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非乾之九二往居上位也○趙汝楳曰卦自泰變○朱升曰賁自泰變上之柔來二而文下卦之剛分二之剛往上而文上卦之柔○熊過曰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上九之剛自噬嗑初九而分胡愈說是也○來知德曰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之陽卦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楊時喬曰噬嗑六五來二文剛初九往上文柔○

羅倫曰卦自泰變。劉子曰以二爻初以四爻三爲柔來文剛爻分之而以上文五爲剛上文柔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程子曰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朱子曰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王宗傳曰初九之剛乾一索于坤而得之實自乾來。趙汝楳曰卦由遯變九三之剛自下卦之外來居於初。徐幾曰以卦變言下體乾交坤而爲震非本卦剛柔往來故曰外來。吳澄曰遯初三相易。朱升曰无妄自遯變剛在下卦

中畫之外自三來初居中畫之內而為一卦之主（以中畫分內外未免牽合）熊過曰此對大畜之詞大畜以艮上一陽為主无妄以震下一陽為主。來知德曰大畜上卦之艮來居下卦為震。楊時喬曰无妄自大畜變上剛來初成震。羅倫曰卦自遯變。劉子曰初剛自乾體而來為无妄之主也

大畜䷙剛上而尚賢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上之。趙汝楳曰卦自遯變。吳澄曰自大壯

變一剛由四升上○朱升曰卦自大壯變剛自四上上○來知德曰无妄下卦之震上爲大畜之艮○楊時喬曰大畜自无妄變初剛往上爲賢○羅倫曰卦自大壯變

咸☱☶柔上而剛下

蜀才曰此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虞翻曰咸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鮮于侁曰乾之上九下爲九三坤之六三上爲上六○程子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朱子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

下居五○郭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上九下而成艮○趙汝楳曰咸本否變○吳澄曰否六三之柔往上而交乾之剛否上九之剛來三而交坤之柔故爲交咸之卦○朱升曰咸自否變柔自三上上剛自上下三○熊過曰此以兌柔艮剛言○來知德曰恆下卦之巽上而爲兌上卦之震下而爲艮○楊時喬曰咸自恆變

恆䷟剛上而柔下

虞翻曰恆乾初之坤四○程子曰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于初○朱子曰卦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

初。郭雍曰恆自泰來。趙汝楳曰卦自泰交。吳澄曰卦自泰變初剛上四四柔下初。朱升曰恆自泰變剛自初上四柔自四下初。來知德曰咸下卦之艮上而爲震上卦之兌下而爲巽。楊時喬曰恆自咸變

晉䷢柔進而上行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王宗傳曰離之中爻實自坤來今居五位故曰進而上行。趙汝楳曰卦自臨變。吳澄曰卦自觀變六四之柔進而至五。朱升曰晉自觀變

柔自四進而上行至五○熊過曰晉明夷皆以離取義而晉之離在上也○來知德曰明夷下卦之離進爲上卦○楊時喬曰晉自明夷變○羅倫曰卦自觀變

睽䷥柔進而上行

程子曰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朱子曰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趙汝楳曰卦自遯變六二之柔上行至五○朱升曰睽自巽變柔自初進而上行至五○來知德曰家人下卦之離進爲上卦○楊時喬曰卦

自家人變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于坎而不進○王宗傳曰西南坤位五實坎體而謂利西南者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以剛而居坤之中非利西南往得中乎東北艮位正坤之對而西南之反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趙汝楳曰卦自臨變○胡庭芳曰蹇本升卦九二仁得坤體之中二既往五則下體成艮正東北方卦○吳澄曰震

初之剛上往易五而得上卦之中震四之剛下來易三而利于自西來南自南往西○朱升曰卦自震變初往易五而得上卦之中○熊過曰以解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也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來知德曰解下卦之坎往上卦得中上卦之震下而爲艮之止不行所以道窮○楊時喬曰蹇自解變解九二往居五九四來居三○羅倫曰卦自震變

解謇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王宗傳曰得衆指九四言得中指九二言○薛□曰蹇解相循覆視蹇卦則爲解覆視解卦則爲蹇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趙汝楳曰解由臨變上卦坤衆也初九往乎九四以主二陰故曰得衆及六四來復爲初則二陰供一陽之始得中故曰得中○吳澄曰艮三之陽自南往西而艮四之陰自西來南則下卦成坤體坤爲衆艮陽往四而下臨坤故曰往得衆艮上之陽自外而來以易二得下卦之中故曰乃

得中艮二之陰自內而往以易上卑成解難之功故曰往有功○朱升曰卦自艮變艮三往上易四則下卦成坤得衆也艮上復於下而易二乃得下卦之中○熊過曰蹇解反覆之卦蹇九五向往在上今反居二爲來復蹇九三向體艮不動今進居四體震動爲往○來知德曰蹇下卦之艮往而爲震之主器故得衆上卦之坎來下卦得中○楊時喬曰解自蹇變○羅倫曰卦自艮變

升語柔以時升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解來柔上居四○趙汝楳

曰卦自臨變○來知德曰萃下卦之坤升於上卦○楊時喬曰升自萃變

鼎䷱柔進而上行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趙汝楳曰卦自遯變○吳澄曰卦自兌變二三之柔上行爲六五得上之中○朱升曰卦自兌變柔自三進而上行至五○來知德曰革下卦之離進於上卦○楊時喬曰鼎自革變○羅倫曰卦自兌變

漸䷴進得位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得位之正○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得位指六四○吳澄曰卦自否變○朱升曰漸自否變自三進四而剛柔各得正位○來知德曰歸妹下卦之兌進而爲巽得九五之位○楊時喬曰漸自歸妹變○羅倫曰卦自否變

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坤之六二上升乾四○程子曰九來居二六上

居四○朱子曰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乎四○郭雍曰渙自否來○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吳澄曰卦自否變剛自四來居二是得中而不居窮極之處柔自二往四得位于外卦而上同於九五○朱升曰渙自否變剛自四來二得中而不居窮極之位柔自二往四得正位而上同于二剛○來知德曰節上卦之坎來居下卦之中不至窮極下卦之兌上而爲巽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楊時喬曰渙自節變○羅倫曰卦自否變○劉子曰剛來指九二柔得位

指四而上同于五

案易上下二經唯此一十九卦先儒多言變故備列之

程子易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蘇子瞻易傳曰易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

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王宗傳童溪易傳曰或問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何如曰非也乾坤重而爲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于卦變故隨曰剛來而下柔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咸曰柔上而剛下益曰損上益下渙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曰凡此皆自否而

來也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恆曰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上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曰凡此皆自泰而來也誠如是則睽之柔進而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也此猶可諉也晉之柔進而上行謂自誰卦來乎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兌之剛中而柔外明夷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又謂自誰卦來乎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凡卦之具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否來也具二陰二陽者皆自臨遯來也具一陰一陽者皆自姤復來也殊

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夫自復至乾姤至坤凡十二卦當十二月其陰陽消長均也除乾坤之外凡十卦豈否泰臨遯復姤能生而夬剝壯觀獨不能生乎又何取彼而舍此也程河南釋隨剛來而下柔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釋蠱剛上而柔下曰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豈亦未之思耶于賁之彖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

又由泰而變之理夫賁象之所釋則我心之所同然河南實得之隨蠱二卦則先儒之不達者不然文字舛錯未可知也當默識之

何楷周易訂詁曰案朱子云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諸處皆牽強說耳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台下作易便有此變乃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又云朱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于卦辭自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

爲主于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然考圖中一陰一陽即五陰五陽之卦二陰二陽即四陰四陽之卦雖顛倒首尾各自爲圖然元無差錯終難分屬其自泰否二十卦徑可截然中分歸妹節損泰三爻變豐旣濟賁泰二爻變恆升蠱泰初爻變此皆屬泰來者漸旅咸否三爻變渙未濟困否二爻變益噬嗑隨否初爻變此皆屬否來者而圖中竟混作一條且將泰否互爲首尾殆不可曉及案本義所釋卦變訟泰否隨蠱噬嗑

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惟訟晉與圖同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據圖則自泰否來之類是也且未有一卦而旣自某卦來又自某卦來無論其太漫漶非聖人本旨蓋亦有附會而強爲之辭者愚之所不取者以此

又曰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卦變之說本此虞翻蜀才輩解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來其說似矣而程子非之云乾坤合而爲泰豈

有泰復變賁之理朱子則謂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
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
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竊謂往來上
下者賁皆乾坤所為程子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
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蘇子瞻亦謂易有剛柔上
下往來相易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此大惑也剛柔
相易皆本諸乾坤其理正矣故愚獨有取于蘇子乾來
化坤坤來化乾之說以合于程子專以乾坤言變之旨
亦可寢從來穿鑿附會之喋喋矣馬西玄曰易中卦變

本於乾稱父一章

案先儒言卦變者不一其以十二辟卦爲主去乾坤不用而以復姤臨遯泰否壯觀夬剝十卦主變者自荀九家虞仲翔荀慈明王輔嗣范長生盧氏孔仲達以至鮮于子駿劉長民朱子發郭子和王逢皆是也（朱子卦變圖亦用十辟卦而卦皆重出及釋彖傳又與此說異）其以十辟卦爲主復用六子分主者呉草廬朱風林羅一峯也其于十辟卦之中去壯觀夬剝不用而以六卦主變者趙汝楳也其專以乾坤主變者程正叔蘇子瞻王童溪徐進齋馬仲房豐存叔何

玄子也其以反對卦言變者薛溫其俞玉吾簡輔熊叔仁來矣鮮楊芷庵郝京山也其不主乾坤不用十辟卦專以爻畫挨換爲變者朱紫陽也朱子釋象□之說如此按□說中此最不合理其不言卦變但以剛上柔下爲定體而以剛下柔上言往來者石徂徠湛甘泉劉念臺也數者爲說不同惟程蘇之說獨得作易之原本故今特取之愚謂變者非六十四卦既成彼此互易爲變也自無而有之謂變當聖人初畫乾坤時未嘗有六子也六子之卦由乾坤而變變即生之謂也程子言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

爲六十四卦而專以乾坤言變方得畫卦之本原若謂六十四卦旣成然後彼此互易而爲變則非本原之謂而聖人亦不若是其多事矣蓋由朱子確信康節一母生二之說謂乾坤無生六子之理是以反詆程子爲牽強也卦變自程蘇而外惟十辟卦之說爲近蓋淮南九家已有此說其來最久也第乾坤生六子八卦重六十四卦則十辟卦亦乾坤重六子而成今乃謂震坎艮二陽四陰之卦自臨觀而變巽離兌二陰四陽之卦自遯壯而變豈六子反爲十辟所生乎總由不知成卦之本

原是以若此顛倒也若來氏綜卦之說蜀才已有之其來亦久第反對之卦乃文王所次未必盡伏羲之舊則來氏所取之卦變乃六十四卦旣成而後見亦非成卦之本原也其他若吳草廬之說旣以十辟卦主變又分六子以主蹇蒙十二卦是何頭緒之多乎總之言卦變者能合作易之本原方爲有理若不得其本原而沿流逐末說雖巧吾不取也○朱子卦變圖專以十辟卦主變及本義釋彖辭又不用已說而謂六十四卦旣成之後彼此互易而成變何其說之多歧也要兩者皆不得

作易之本原今故不取○十辟卦者辟主也先儒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遞主一月而去乾坤純陽純陰之卦不用故謂之十辟

左傳揲蓍占法

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正卦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二三四亦爲艮故曰山也此五

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艮爲山巽爲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巽變爲乾故曰照以天光此以變卦言於是乎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言之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艮爲門庭庭實庭之所實也此以互體言乾爲金玉坤爲布帛此以變卦言天地之美具焉此以正卦卦互體言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泰岳之胤也山岳則配天此以艮乾變卦互體言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一爻變占本卦變爻及二卦卦象

閔公元年○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屯下卦震初九變爲坤坤土也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震變坤故車從馬足居之震爲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震爲長男兄也初又最長故長之母覆之坤爲母二三四互體亦爲坤故曰母覆之眾歸之坤爲眾故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比下卦坤坤爲土安之象屯下卦震震爲雷殺之象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一爻變占本卦之卦下體

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乾爲君父大有乾宮歸魂卦大有變乾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

所一爻變占

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艮爲山在外象晉巽爲風在內象秦占時屬秋風吹落山木之實秦爲主故言我落其實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六爻不變占貞悔

僖公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一爻變占本卦之卦變爻及二卦卦象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將勤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乾爲天兌爲澤離爲日天變爲兌而上當日也雖是天爲澤以當日也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一爻變占本卦變爻

成公十六年○鄢陵之役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六爻不變

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五爻皆變惟二得八不變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故曰是謂艮之隨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

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是四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必死於此弗得出矣五爻變占之卦彖辭

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將取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一爻變

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

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一爻變占本卦變爻

昭公七年○衛襄公有子縶及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尙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尙立縶尙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一爻變占彖辭

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供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供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爲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可闕也筮雖吉未也

一爻變占本卦變爻辭

哀公九年○晉趙鞅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一爻變占本卦變爻辭

石園文集卷四